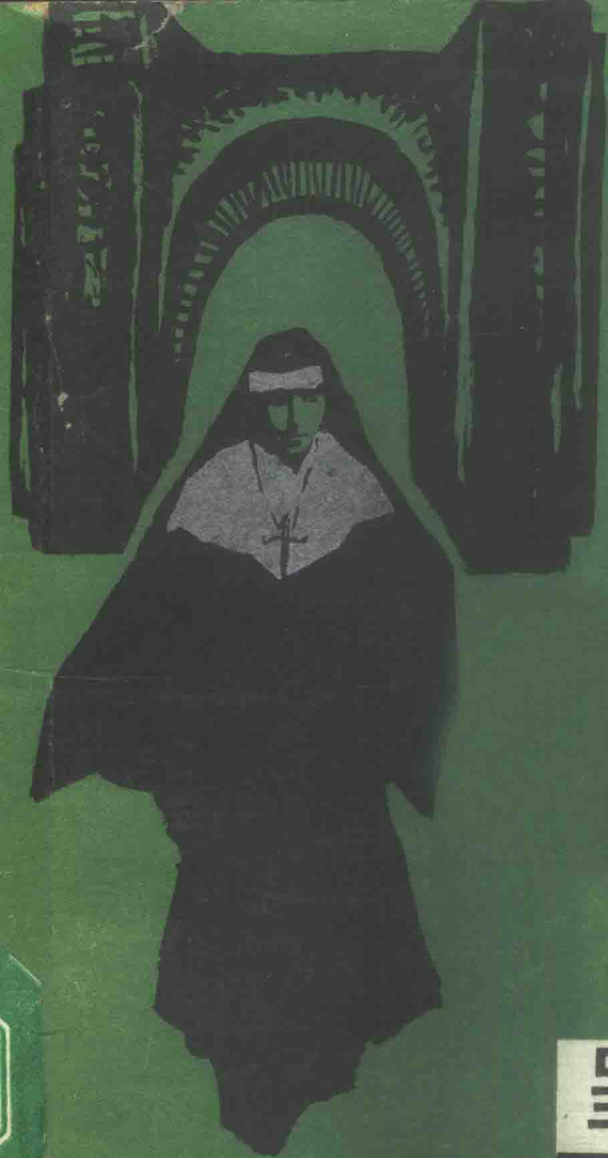




罪与恨

〔巴基斯坦〕乌姆杜·格迪尔 著

555555

罪与恨

000000

〔巴基斯坦〕乌姆杜·哈

赵常洪

新华出版社

罪 与 恨

〔巴基斯坦〕乌姆杜·格迪尔 著
赵常康 安启光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插图2 385,000字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62,100册

统一书号：10203·156 定价：2.90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原名《明灯》，描写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老一辈穆斯林中一些人因倾心追求所谓西方文明，以“半个英国人”为荣，抛弃本民族、本宗教所具有的东方文明的优良传统，从而纷纷堕落下去。由于他们的罪孽，给两代女性和整个下一代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深重的灾难。年轻的一代人，积下了对老一辈的满腔怨恨。

作者从小说情节的结局出发，或者说是有罪的老一辈最终在真主和伊斯兰精神的感召下醒悟并与晚辈在圣地麦加相会、团圆这一点出发，将书名定为《明灯》。把伊斯兰精神和圣地麦加比作“明灯”为本书命名，无疑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对巴基斯坦来说，它是一个既切题又含义深刻的书名。但考虑到贯穿全书故事情节的特点和便于我国读者了解小说内容，我们将其改译为《罪与恨》。

另外，这部小说虽如巴基斯坦著名作家列依斯·艾哈迈

德·贾夫里的评价那样，“情节跌宕起伏”，“一旦开卷，便难以释手”，但是，有些地方描写冗长，故事情节进展缓慢；对此，译文作了适当删节。

其次，我们对个别章节做了次序的调整，并对全书尽可能作些注释，以有助于我国读者阅读和理解。

一九八四年八月

第 一 章

深夜，格外的凉。在黑夜的笼罩中，万籁俱寂，连那些只在夜里出沒的蟋蟀，也异乎寻常地不敢叫出声来。

一盏油灯还在醒着。它那上黄色的微弱灯光，颤巍巍地闪动着，象夜来多愁的寡妇，不得安枕；又象受欺凌的妻子——丈夫在外为非作歹，她在家守空房——想着那个使她五内如焚的情敌，不禁心惊胆颤。长夜难熬。这灯光，仿佛也因孤独而惶惶不安，没有一个灯蛾向它扑来，为它牺牲，或者围着它翩翩起舞。

就在这影影绰绰的灯光下，依稀辨得出睡着人的两张床。

正是夜静更深时分。

突然，“啾啾啾啾……”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

声。大门洞下挂着的铜铃，由于小铜锤的连续击打，爆发出尖锐的叫声，报告着有人到来的消息。少女从沉睡中醒来，对这紧急的铃声，似乎有点惊诧。她疑虑地抬起头来，睁大眼睛，象是在问：“怎么回事？”尽管她对这种声音并不陌生，并不新奇，可以前从不曾响得这样不是时候啊！

她从床上下来，走过去，伸手摇动正在熟睡的父亲马尔扎班的胳膊。她是那样小心翼翼，象是害怕惊着他什么，又象是担心他醒来以后大发雷霆。

父亲还是醒来了。少女轻轻地说：

“门铃响了，有人来。”

“他来他的！”马尔扎班连眼都不睁，翻了个身，又要入睡。然而，女儿那温柔的声音，却好象一直在他耳边萦回，使他难以入梦。

“要命！”他不耐烦地坐了起来。“半夜三更打什么铃！是叫人还是讨债！”

马尔扎班下了床，披上一件厚一点的衣服，点着一只马灯，并把一个不大的纸夹子塞进口袋。

“偏偏这时候死人。这么晚了，又这么黑，……”他唠叨着，用力地拖着困倦的身子，出了房门，向大门口走去。

他，马尔扎班，这座白人公墓的管理人，是个尽职尽责、勤奋肯干而又不爱耍嘴皮子的人。但他也十分暴躁和严厉，谁要真的气了他，他那肚子里的火气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这和他年轻时完全是两个样子。也许常年生活在这种被死气笼罩的地方谁都会是这样。然而，在他身上却有着最可宝贵

的东西，那就是他不带宗教偏见，因而赢得天主教徒们对他这位耿直而又虔诚的穆斯林的尊敬。由于他这一很少有人具备的美德，这里的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相处得很和谐，彼此都很信任。在他以前，负责这个公墓的是一家天主教徒，正因为他在这里的作用和威信，他们把他推荐给了上级白人管理部门接替他们。

马尔扎班取下沉重的铁锁，打开了大门。从一辆马车上跳下两个人，招呼车夫和马尔扎班搭手把车上的一口棺材抬下来，然后又把车夫叫到一旁，一面往他手里塞着什么，一面在他眼前晃动着拳头，低声威胁着什么。胆小的车夫，先是连连点头，接着很快把车转过来，仓皇离去。这时，被讨厌的铃声叫醒的墓地工人，也先后来到。看到马尔扎班的手势，两个来人和工人一起，抬起看来并不算重的棺材，进了公墓大门。马尔扎班跟在后面。

听到门口的铃声，父亲便去开门，然后，和工人们一起，把人们送来的死者埋入地下，这是这里的每日所事，少女本来是从不介意的。但今天，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叫醒父亲后，却再也睡不着了。她翻过来覆过去，也还是不能入眠。后来，她索性起来，穿好衣服，又抄起一条毯子披在冷得打颤的身子上，甚至反常地从屋子里来到外面。

她生性泼辣，就胆量和勇气而言，是不少男孩子所不及的。这可能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与死尸打交道的地方有关。但这并不怎么引起父亲的讨厌，因为她在父亲面前一向温顺、孝敬，安静得简直就象一只小羊。如果说马尔扎班对女儿有

什么看不惯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好奇和多管闲事，或者说遇事总爱刨根问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得不有所收敛，要不，光父亲的火气也会够她受的。不过，收敛是收敛，那仅仅是因为怕父亲指着鼻子骂她“大姑娘家没个姑娘样儿，成何体统！”而实际上，凡属她感到奇怪而又不敢多问的事情，照样不甘心闭上眼睛任其过去，而是背着父亲小心翼翼地折腾，直到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为止。

“一个个都累得象掉了脑袋，听到门铃响就刨坑，连头都不抬……”她暗自责怪道。“谁家死了人肯拖到这个时候才送来入土？”她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

少女的两眼追逐着朝正北方向走去的人们，内心翻动着无名思绪。两个来人和墓地工人抬着棺材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她仍然放不下心中的疑虑。后来，她决定干脆朝着那个方向摸去，走到近处看个清楚。

她来到离父亲不远的地方站住。她看到，在一棵树冠茂密的大树下，工人们正弯着腰挖土。从灰蒙蒙的云层中透出些微月光，似有若无，以至于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挂着的两盏马灯显得相当明亮。两个来人静静地站在一个背光的地方，但他们的衣着还可以辨得清楚：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衣领遮掩着大半个脸。当他们扭头去看放在一旁的那口棺材时，明亮的马灯光束瞬间照亮了他们那无法遮严的另一半脸庞。站在暗处的少女，清楚地看到了他们那种忧虑、不安、焦急和惶恐的神色。

来者的神情进一步引起了少女的疑问，并立即把她带进

了对人生悲欢离合的无限沉思中去。她不禁想起一句诗来：

夜莺啊，

芬芳的鲜花又有什么值得鸣叫，

纵有绿叶簇簇，

谁知哪一天突然枯凋。

瞌睡得连眼都睁不开的马尔扎班，只顾埋着头在马灯的灯光下填写办手续的表格，似乎什么也不去想，不愿想，不顾想。在他看来，死者上天国也好，下火狱*也罢，统统与他无关，他只要尽了自己的职责，就此了事。

完事以后，两个陌生人满意地离开了。马尔扎班和工人们各自朝自己的住处走去。少女却在父亲回到屋子以前先回来了，并已钻进被窝。她知道，万一被父亲发现，那就非挨骂不可。

马尔扎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踉踉跄跄地进了屋子，躺下就睡着了。

少女悄悄地抬起头来，确信父亲已经睡死以后，又不声不响地起来了。她蹑手蹑脚地往外走了几步，回头又望了望，然后，把手电带在身上，出了房门。

急骤的风雨虽然白天已经停息，但毛毛细雨还在断断续续地飘洒着。入黑以后，七零八碎的云块，一会儿洒下几滴豆大的雨点，一会儿又与月亮捉起迷藏，好象执意要为这夜晚的大地罩上浓重的天幕。然而，月亮并不那么甘受戏弄，它

* 伊斯兰教称“天堂”、“地狱”分别为“天园”、“火狱”。——译者

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云块的追逐，放射出自己的亮光。每逢这个时候，大地就象霎时洒上了一层水银，明澈晶亮；而白人墓地的这座美丽花园，也顿时洒满银色的月光，被黑暗吞没的名花异卉，复又呈现出一派娇娆迷人的姿态；树身魁伟而枝干匀称的松柏，更是雄姿英发，环列在公墓的花墙内侧，随时准备迎接风雨的挑战。

尽管花香馥郁，景色宜人，却仍有点寂寥可怕。一排排高高低低隐约可见的墓碑，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就在这黑暗与朦胧月光的辗转交替之中，在这美丽然而静得可怕的墓地花园里，少女在平坦的花间曲径上走着，为了躲过一个一个小水坑，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宛如翩翩起舞。她的脚步越迈越快。无疑，她对这死尸群聚的地方的每一条路，每一个路弯，都了如指掌。她终于来到了一处住房前面。她在窗前倾耳谛听，屋里全然和外面一样，死一般的寂静。

“他也睡得这么香！”姑娘轻声自语。

尽管她比谁都清楚米卡依尔住在这里，可到这里来还是第一次；所以，什么地方放着什么东西，她心中是无数的。她刚要抬脚往房门走，镐头碰响了铁狱，脸盆也咕辘着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安谧沉静的深夜，这实在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声响。米卡依尔被惊醒了。

“谁？”他惶恐地问道。

“我。”姑娘轻声回答说。

米卡依尔惊诧地想：“这声音……不，我一定是听错了。是她？……不可能。”于是，他又问道：

“谁？是纳齐·波尔瓦尔？”

“嗯，是我。吓一跳吧？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了？”

“没有看到人，声音是感到不一样的。如果真的是你，我哪里得来这么个好运气啊！”米卡依尔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激动。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这个时候来找他。

纳齐半开玩笑地说：“这可碰上了个大难题。要让你相信是我，难道还得带介绍信来？”

“若能叫我相信，我就会高兴死的。”

“那还是不相信的好，要不，死了怎么办！”说着，她突然不好意思起来。于是，马上严肃地说：

“好了好了，相信吧，是我来了。”

米卡依尔站在门口，一面扣衣扣，一面玩味着已经听到的这一切，琢磨着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良辰美景。

“还在怀疑是不是我呀？”纳齐在外面说。

“不，我在想，‘梦中所盼的，正是睁开眼后所见的’这句话太有意思了。”

纳齐·波尔瓦尔急着进屋说明来意，便带着不耐烦的口吻说：“米卡依尔，现在不是聊天开心的时候。我有急事，天不早了，快开门！”她把声音压低得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见。她是个急性子，接着又说：“为了这件事，我顾不得害羞，顾不得害怕，也顾不得传出坏名声，背着爸爸，摸着黑只身跑到你这儿来的！”

纳齐的到来，本来已使他扑朔迷离，听了这番离奇的话，他便愈加摸不着头脑；同时，他神经也突然紧张起来。

“出了什么事？”他一边问一边赶忙开门。

“他们埋得有鬼。”纳齐·波尔瓦尔严肃地说。

“谁？”米卡依尔惊讶地问。

“就是他们嘛，遮着脸的那两个。”

米卡依尔紧绷着的神经马上松弛了下来。“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接着，他不以为然地笑着说：“你脑子里在为第一部惊险小说构思情节，这是动笔前的准备吧？”

朦胧的月光不知什么时候再次被黑云吞没了。时而打来的闪电，惨白耀眼，把他们站在房门里面谈话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印在地上。

“哼！”纳齐不高兴了。“什么惊险小说！不！”她斩钉截铁地说：“我非常怀疑。走！咱们去仔细侦察一下，也好放心。”

“侦察？怎么你现在又成便衣警察了？”米卡依尔开玩笑地问。然而，纳齐·波尔瓦尔一点儿也无心绪跟他贫嘴：

“别再闹了，快走，看看去！”

“怎么个看法？”

“挖开。不挖，有什么办法？不费多大劲儿的，刚刚填上的新土，又松又软。”

米卡依尔哪里肯去干这种无为的事情。他简直就认为纳齐是在开玩笑。但因为他熟知纳齐的脾气，又不肯去跟她认真，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把她话往心里放。

“什么……？遮着脸的那两个？”他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伸了个懒腰。

“是的，是他们。怎么，你聋了？”看到米卡依尔这样冷落

自己，纳齐生气了。

米卡依尔不敢再怠慢下去。可又不愿信口胡说。于是说道：

“可是你说说看，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怎么就什么也看不出来？即便是你看出了什么蹊跷……，嘻！算了算了，无非是想象。”

对于米卡依尔的不以为然，纳齐也不想去句句反驳，她只是坚定地说：“米卡依尔，别再扯来扯去浪费时间了！快跟我走吧！”

“遵命！”米卡依尔彬彬有礼地把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我倒是历来如此，你说什么，我都随附。可有一点不能不说，马尔扎班大叔待会儿可能就要起来了，要是发现你不在屋里……”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纳齐接了过去：

“发现我不在屋，万一找到你这里来……你不就是要说这个吗？”

米卡依尔一点儿也没感到对方的话里包含着不满情绪。

“是的，纳齐。大叔发现你深更半夜跟我在一起，还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天哪，那可就要大祸临头，我就是有一千个舌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你信不信？”

“别吓唬我！他的起居习惯，我比你清楚，在做晨礼*以

* 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中的第一次。每日五次礼拜是该教五项基本功课之一的“拜功”。——译者

前，他是不会醒来的，现在时间还早着呢。反正我的决心已定……”

能言善辩的纳齐，把米卡依尔说得无言以对。他还没来得及回答，纳齐这里又说话了：

“别再拐弯抹角，拿出道义上的勇气，干脆说个‘行’或者‘不行’。要治你，我自然有办法，只不过我不愿意那样。”

米卡依尔好象突然醒悟过来——情人的心愿是不可违拗的。于是他连忙说道：“那是自然，纳齐，除了你以外，还有谁能治住我？”

说着，他挽了挽袖子，“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哪怕是上天给你摘星星，我也在所不辞。”

听到米卡依尔说出对自己竟是如此充满献身精神的话，纳齐有点害羞了。她想赶快扭转话题，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词，于是，语无伦次地说：

“你没感到那两个人有什么异常吗？真没良心。可不是嘛，象你这尽做坏事的人，哪里有什么本事能从细微末节中发现异常？”

说这种信口开河的话，居然使她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她那红润的双唇之间，突然闪现出的齐整的门齿，象两排亮晶晶的珍珠，即使在这样的黑夜里，也清晰可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引起了月亮的忌妒——人间的夜晚，哪里得来这动人的亮光！于是，不服气地从云朵里钻了出来。可是，月亮刚刚露了个头，就又缩了回去，显然，比起纳齐洁白如玉的迷人牙齿，月亮也自惭不如了。

当纳齐那电火花般的动人微笑和在朦胧月光下显得更加迷人的美丽身段闪入米卡依尔的眼帘时，他简直就象看到了一个仙女，有点惊呆了。他本来已被她那甜滋滋的玩笑逗得神思恍惚，现在，又突然看到眼前站着的并非为他熟知的纳齐，而是一位迷人的仙女，他更感到今夜的光景有点超出了他的现实。好在，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使自己的思路回到了方才纳齐提起的话题。

“是的，我确实不具有你那样的本事，不过我却有比这种本事更加可贵的东西和财富。”米卡依尔说。

“天哪，真会吹牛皮。又在胡说八道了。不过，我倒是要听听你那宝贝东西和财富究竟是什么。”

“不，你不能听，纳齐，不能听。”他突然紧张起来。

“为什么不能听？你既然有那样值得骄傲、自豪的东西，难道我就不能听一听？难道我一听就把它听坏了？还不至于这样娇嫩吧？”纳齐连连问道。

“那好，我告诉你。不过，话说在前面，你可不能生气！”米卡依尔无限深情地看了她一眼。

“那你不能说那些没边没沿、没头没脑儿的话！”

“不但有头有脑儿，还有美丽的身躯呢！”

“又要胡诌八扯了。算了算了，有我也不听！”纳齐不耐烦地说。

“不行，现在是不听也得听了。我说了这么长一段开场白，难道就让它白费了？”

米卡依尔说着，便两手抚胸，微微弯下身子：“我为之骄

做与自豪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一份最可宝贵的东西和财富，这东西就是我的爱，这财富就是我的纳齐。”

听到米卡依尔这样说，她——纳齐，再次羞得抬不起头来。尽管月亮缩了回去，周围正是一片昏黑，使她感到自己如同戴着面纱，但她那妩媚的面颊上还是泛起了娇羞的朵朵红云。

“真活见鬼，今天你哪里来的这么大诗兴！而且……”她避开了米卡依尔的话题。

“说下去！说下去！我不会生气的，心胸要是太小了，能容得什么呢？别不好意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嗨，你懂诗吗？”然后，他念了一句波斯诗：“……红玉般的双唇不应吐出粗鲁言词。”

“好哇，波斯诗也上来了。可惜，正象人们常说的，读波斯文的学者却成了卖油的，真是大材小用。”没等米卡依尔开口，她接着挖苦说：“不过……念诗可别唤来春天——听说，春天的昆虫对治疗疯狂病特别有效。”

对这些热辣辣的带刺的戏语，米卡依尔却听得十分舒服。他是多么希望她那动听的谈吐——无论说些什么都行——永远也不要中断。于是他说：

“还有多少要给我的封号，你都拿出来吧。命运的戏弄我倒是受了不少，我早已是个卖油的了；你说我还是个疯子，这又有什么不可！只要你愿说，我就愿听。”

“别扯了。说起来就没完。快，快走吧！”纳齐突然悟到了自己的来意，连忙打断了米卡依尔的话。